

蒐藏於北海道大學及東京大學：矢野勢吉郎標本——19世紀末臺灣植物採集者

文·圖—楊宗愈

日籍植物採集者矢野勢吉郎 (Seikichiro Yano) 的故事，在我們2011年捐贈故事及2012年「謎樣的日籍植物採集者矢野勢吉郎—臺俄國際合作交流特展」時，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其中110~199號標本還是沒找到也沒有他到過臺北、基隆、新竹、苗栗、蘭嶼、綠島採集的資訊。(詳見館訊293期)

然在展出期間，共同策展人一臺灣大學的謝長富教授因找尋與日籍學者在臺灣採集之相關資訊，意外發現日本植物學者松村任三教授曾於1902年發表一篇“Some Plant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其主要內容就是矢野勢吉郎於1896~1897年部分採自臺灣的標本，雖然數量才約100多份，然採集編號有許多是510號以後，例如該文章第一頁禾本科植物依序就包括有：Yano 613是在臺北採集的「薄葉畫眉草」，*Eragrostis plumose* Link. (目前臺灣採用此學名：*E. tenuifolia* (A. Rich.) Hochst. ex Steud.)、Yano 725也在臺北採集的「水生黍」，*Panicum paludosum* Roxb.、Yano 655在臺北採集的「白茅」，*Imperata arundinacea* Cyr. (目前臺灣採用此學名：*I.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E. Hubb. ex Hubb. & Vaughan) 及 Yano 726也是在臺北採集的「鼠尾粟」，*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J. Baaijens (原名錄錯誤鑑定為：*S. elongatus* R. Br.)。之前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所看到的標本，其採集編號僅至510號。詳讀松村教授該篇文章後，知其所引用的標本主要蒐藏於北海道大學前身的札幌農學院標本館 (Herbarium of Sapporo Agricultural College, 簡稱HSAG) 及少部分藏於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故要查矢野氏於1896~1897年在臺灣採集的完整植物標本，勢必要親自前往北海道大學植物標本館及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找尋！除了開始聯絡北海道大學綜合博物館 (簡稱北大博物館) 植物標本館 (札幌農學院標本館後因北海道大學成立大學綜合博物館，植物標本館也併入綜合博物館)、東京大學綜合博物館植物標本館及小石川植物園外，就開始找研究經費^(註)。幸運地申請到教育部海外研究經費 (雖然不多，但也略有小補)，同時也獲得兩所大學的回音，歡迎我們前往進行研究！

北大博物館植物標本館館長為高橋英樹教授 (Prof. Dr. Hideki Takahashi)，是該標本館唯一的研究人員。該博物館另有一位村上麻季小姐 (Miss Maki Murakami) 曾到臺灣大學進行標本館工作，故也聯絡了她。東京大學方面則分別聯絡小石川植物園的邑田仁教授 (Prof. Dr. Jin Murata) 及大學綜合博物館植物標本館的池田博博士 (Dr. Hiroshi Ikeda)，約定2014年6月下旬前往拜訪！



圖1 北海道大學綜合博物館由於蒐藏豐富，在北海道旅遊簡介中是札幌地區參觀景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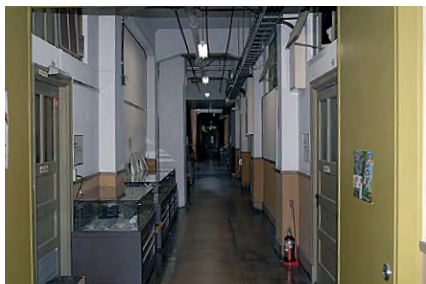


圖2 北大植物標本館中3間標本室蒐藏維管束植物標本



圖3 「植物準備室」的308室，是我在北大檢視、放置、拍照、後續處理標本之處。



圖4 麻季小姐在晚餐後多會到308室幫忙或去標本室協助取出標本

北海道大學到今年已經將近140年 (自其前身札幌農校於明治9年 (1876年) 創校)，其大學綜合博物館 (The Hokkaido University Museum) 除了蒐藏有北海道地區的自然物外，也蒐藏包括目前主權屬於俄羅斯的庫頁島 (也就是日文漢字的「樺太」地區) 的自然物標本 (但是，北樺太的植物標本主要蒐藏在臺灣大學生演所植物標本館)。由於北海道大學歷史悠久，其大學綜合博物館又蒐藏豐富，所以「北海道旅遊簡介」當中，本座博物館也名列其中 (圖1)。

北海道大學植物標本館的標本主要分成維管束植物 (國際植物標本館縮寫為SAPS，蒐藏量約300,000份)、真菌 (縮寫為SAPA，蒐藏量約170,000份) 及藻類 (縮寫為SAP)，至於為何該標本館蒐藏這一批矢野氏採自臺灣的標本，高橋教授告知，現在應該已經無人知道了。植物標本館位於博物館裡面，一樓及二樓是博物館的展覽廳，植物標本館位在三樓左側 (樓梯上去就是觀眾勿入的研究區；圖2)，共分為苔蘚、地衣標本室 (307室)、雙子葉合瓣花群標本室 (306室)、雙子葉離瓣花群標本室 (305室) 及單子葉植物標本室 (304室) 等四間，而我被安排的工作地方是植物標本準備室 (308室；圖3)。由於矢野氏似乎沒有採集苔蘚、地衣標本，所以表示我「只有」三間標本室要找尋。依照名錄由單子葉植物 (304室) 開始尋找！

北大植物標本館「據說」已經飽和了，實際過去時，發現確實非常充實，有些標本甚至難以取出！我依據松村教授的名錄及在聖彼得堡標本館所製作的名錄來找尋矢野氏的標本，找到以後再做鑑定工作，將目前使用之學名或其鑑定有誤的標本重新給予正確學名，即使是正確的，我們也

貼上一鑑定標籤，代表此份標本已經有來自臺灣的分類學家確認過了！我的工作天只有三個全天及兩個半天 (一是週二抵達北大標本館開始工作的第一天，一是週六早上)，基本上每天早上進去以後一直到晚上10點以後才離開，麻季小姐晚餐後就過來幫忙尋找、整理，使本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圖4)。松村教授的文章只列了137份標本，而我們這次共找到232份標本，雖然松村教授的名錄上還有將近10個號碼沒找到，但我們找到更多名錄上沒有的而且是510號以後的以及另外4份矢野勢吉郎於1896年5月19~23日在琉球採集 (之後，他就到臺灣開始這一批標本的採集；Yano 1a就是在1896年5月26日在臺北採集到的標本) 的標本，這將讓矢野氏的採集行程更清晰、更完整！

離開北海道回到東京，在東京大學綜合博物館及小石川植物園兩處標本館找尋矢野氏的標本，全然沒有下落，幸好想起文獻曾經記載「矢野氏是首位在蘭嶼採集臺灣蝴蝶蘭者」，於是趕緊去找蘭科標本，終於發現本份採集號是 Yano 675 的臺灣蝴蝶蘭標本，那是矢野氏在1897年3月15日在蘭嶼所採得的，也是東京大學目前知道唯一的一份矢野氏採自臺灣的植物標本 (圖5)。

這位沒人知道其生卒的日籍植物採集者矢野勢吉郎，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可以依據其採集的標本完成一部分其在臺灣的採集資訊，知道他在1896年5月下旬自日本 (可能是四國) 搭船到琉球八重山島 (至少停留到23日)，同月26日他已經開始在臺北採集，一直到1897年為止，其足跡遍及北臺灣及東部離島，共有700多號標本 (但其中約有100份標本目前尚無下落)。終於又多了一些資訊，至於是否還能知道更多，我期待奇蹟再度出現，希望能完整蒐集矢野氏在臺灣的所有採集資訊，從另一方面來看，是充實、填補臺灣自然史缺乏的這一段空白！

註：一般標本館「可能」會同意協助尋找「已知學名、採集者、採集地點」的「數份」標本，然如要找尋矢野氏提及幾十份至上百份標本，沒有一間標本館會「幫忙」進行，除非有合作計畫或給予經費。



圖5 在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找到首份採自蘭嶼的臺灣蝴蝶蘭標本